捧腹編

捧腹編目錄

卷四

于文虎序
獨眠孤館
談淵
父子安得兩處吃飰
閒談錄
使宅魚
江表志

和地皮掠來

陳留志

刼急

江南野錄

宵寐匪禎　　佛頭著糞

撒胡荽

清異錄

補闕燈檠　　黑京

混沌譜

避暑錄

祿山櫻桃詩　白墮右軍
冬烘公　韓建判僧牒
猶畏臘茶兩碗　請押飛皇

清夜錄

詹義解嘲詩　只如相公不要錢

避戎夜話

切中時病

閒燕常談

祀太師諱　預買錢
元釋何嘗指揮　只那老賊迹
胡思亂量
聖宋拾遺
一代不如一代
劉頒詩話
此必番僧　必當稅鵝毛
咏白髮　上官佖
字傷令

白獺髓

鼓瑟希　燥子蒙

老夫復何愧　昭熱

翰墨志

張大伯

道山清話

子厚坦腹　和佛也費力

又却避此一字　壞了幾箇

留此酒以自遣　陳烈投牒

曹家那漢
貽謀錄
了事
後山居士詩話
集句堪笑　虎子餐魚
友會叢談
只我便是潘閬
靈鬼志
破慳

鐵圍山叢談
一夕不寢
邵氏聞見錄
落韻詩
金華子
掠食便過
翰林志
更快活
瀟湘錄

爲羊快活

揮麈錄

雄騾爲戲　池中飛來

梁溪漫志

侍兒對東坡語　成名在二相公上

儒林公議

吾豈姓張姓李　羅江御史

世說

恐傷盛德　從事督郵

五斗解酲　亦有丹朱

此事豈可使卿有勲　圖作佛

夷甫無君輩客　使君輩從此中出入

厭何預卿事　謂是乾飯

天時尚煗　誰當卿卿

晉陽秋

月犯少微

續晉陽秋

只見人送汝上郡

搜神記
快哉醉我
定伯賣鬼
續搜神記
無知雷公
錄異記
無頭亦佳
述異記
神禾蠱粟
洛陽伽藍記

二韭一十八

妬記

猶憶啜葺不美　周姚嘗無此句

捉此自欲成衣

十六國春秋

于朕何干

沈約野史

犯卽出詩

談藪

鼠便爲尚書　楊玠口辯
不及畜生　黃紙赤軸
老姿牙
南康記
郝老先生
劉賓客嘉話錄
令乃表德師樓　那漢口不足信
湖州文學　更莫抛死人來
渤海　輕薄到洽

三水小牘

爭敢向這裡覓宿處

會稽錄

壓得喉頭疼

中興間氣集

衆鳥欣有托

嶺表錄異

曾攝文宣王

粧樓記

待闕鴛鴦社

玉麈集

界尺筆槽

鉅野志

穠芳亭

襄陽記

欲使天下官遁走

封氏聞見記

細看未好　　誤稱羑里

道晴道雨　　姓伍故相弄
唐詩紀事
離恨一條
逸史
更有一爺在
葦航紀談
更生千墅戲令
傳載
這頭子大堪憔

紀異錄
此必頭陀　厚朴從容
姮娥甚陋　鴿鼉
會要
彪狼共牟
令是堂手錄
鵶且打鳳
松窗雜錄
相馬經

太平廣記
打亦得　青唇墨腕
投荒錄
師郎
景龍文館記
奪賜花
廣異記
下體生路　能代我勞
兩京記

姓許姓郝

盈盈傳

何久藏少年不出邪

捧腹編卷四

茂苑許自昌玄祐父輯
雲間莊　嚴平叔父校

于文虎序

獨眠孤館

陶穀使於南唐因書十二字於官舍壁間曰西川狗百姓眼虎拖兒御厨飯宋齊丘解云十二字也四字云獨眠孤館

談淵

父子安得兩處吃飰

李氏永歸順時徐鉉奉王命至中朝便殿見藝祖奏曰李煜如地陛下如天李煜如子陛下如父天乃能蓋地父乃能庇子藝祖應聲答曰既是父子安能兩處吃飯鉉無以對

閑談錄

使宅魚

錢氏之有國也應西湖之魚捕者必日納數斤謂之使宅魚有終日不及其數者必市而供之民頗怨嘆

今土地二年亦入覲一次

一日武肅大設有一圖上畫磻溪直釣之事武肅指示命羅隱賦詩隱應聲曰呂望當年展廟謨總戎釣國更誰如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須供使宅魚武肅大笑是日盡得蠲免

江表志

和地皮掠來

魏王知訓爲宣州帥苛斂暴下百姓苦之因入覲侍宴伶人戲作綠衣大面胡人若鬼神狀旁一人問曰何者綠衣對曰吾宣州土地神也知訓入覲和地皮

掠來

陳留志

切急

阮蘭爲開封令縣側有切賊外白甚急蘭方圍棊長

嘯吏曰切急蘭曰局上有切亦甚急

江南野録

宵寐匪禎

宋景文修唐史好以艱深之詞文淺易之說歐公思

有以諷之一日大書其壁曰宵寐匪禎札闥洪休宋

見之曰非夜夢不祥題門大吉耶何必求異如此歐公曰李靖傳云震雷無暇掩聰亦是類也宋公慙而退今所謂震霆不及塞耳者係再改

佛頭着糞

陳師錫序五代史荊公曰釋迦佛頭上不堪着糞

撒胡荽

沖晦處士李退夫者爲事矯怪居京師北郊一日種胡荽俗傳主人口誦猥語則茂退夫撒口密誦曰夫婦之道人倫之正不絕於口忽有客至命其子畢之

子執餘種曰大人已曾上聞息廟中館閣中或與談論則曰宜撒葫荽一巡

清異錄

補闕燈檠

賢儒李大壯畏服小君萬一不聳號令則叱令正坐爲綰匾髻安燈盌然燈大壯屏氣定體如枯木土偶人諢目之爲補闕燈檠

黑京

臨沂路村人依大樹賣瓜有行者四五人邂逅一處

國互問鄉里或云汴京咸京洛京鄴京惟黥面武士在坐末儒生厲聲曰君莫是黑京否

混沌譜

華山陳真人隱于睡馮翊羽士寇朝一嘗事真人得睡之崖畧後還鄉惟睡而已郡南劉垂範往謁其徒以睡告垂範坐寢外聞齁鼾聲雄美可聽退而告人曰寇先生睡中有樂乃華胥調雙門曲也或曰未審譜記何如垂範以濃墨塗紙滿幅題曰混沌譜

可作好睡者別號

祿山櫻桃詩

安祿山作櫻桃詩云櫻桃一藍子半青一半黃一半寄懷王緒一半寄周贄或請以一半寄周贄句在上則協韻祿山怒曰豈可使周贄壓我兒邪

有理

白墮右軍

白墮乃人名子瞻詩云獨看紅蕖傾白墮恐難便作酒用吳下有餽鵝設客用王逸少故事言請過共食右軍

此類極多

冬烘公

唐人言冬烘是不了了之語故有主司頭惱太冬烘錯認顏標是魯公之言人以爲戲談今蜀人多稱之崇寧末安國同爲郎成都人詹某爲諫官故以安國嘗建言移寺省上章擊之其辭略云謹按某官人材闒冗臨事冬烘蓋以其蜀人聞者無不笑之安國性急而口吃每戟手躍于衆曰吾不辭譴逐但冬烘爲何等語于是傳之益廣遂目爲冬烘公

韓建判僧牒

韓建麤暴好殺而重佛教治華州患僧衆龐雜犯者

淑可嘆

僧安能自正

仕宦畏

衆欲貸之則不可盡治之則恐傷善類乃擇其徒有道行者使爲僧正以訓治之而擇非其人反私好惡予奪建久之乃悟一日忽判牒曰本置僧正僧旣不正何用僧正使僧自正

猶畏臘茶兩碗

有言窮書生不識饅頭計無從得一日見市肆有鬻者輒大呼仆地主人驚問曰吾畏饅頭主人曰安有是理乃設饅頭百許枚空室閉之徐伺于外寂不聞聲乃穴壁窺之則以手搏撮食者過半矣亟開門詰其

故曰吾始甚畏姑咲之忽自不畏主人知其紿怒禰叱曰若尚有畏乎曰有猶畏臘茶兩碗爾

請押飛蝗

錢穆甫為如皐令會歲旱蝗發而泰興令獨紿郡將云縣界無蝗已而蝗大起郡將詰之令辭窮乃言縣本無蝗自如皐飛來仍檄如皐請嚴捕蝗無侵鄰境穆甫得檄輙書紙尾報之曰蝗蟲本是天災即非縣令不才既是敝邑飛去却請貴縣押來

清夜錄

與齒錄匿年者不同

詹義解嘲詩

詹義登科後解嘲詩云讀盡詩書五六擔老來方得一青衫佳人問我年多少五十年前二十三

只如相公不要錢

學好樣

温公一日過獨樂園見創一厠屋問守園者何從得錢對曰積游賞者所得公曰何不留以自用對曰只如相公不要錢也

避戎夜話

切中時病

近儒當國多有此事

金人既出境朝廷措置多不急之務如復春秋科太學士免解改舒王從祀之類時爲語曰不管蕭王却管陳東不管東京却管蔡京不管河北界却管秀才解道路之言切中時病如此

閒燕常談

犯太師諱

太尉薛肇明謹事蔡元長至戒家人避其名宣和末有朝士新買一婢頗熟事因會客命出侑酒一客語及京字婢遽請罰酒問其故曰犯太師諱一座駭愕

平日家人輩誤犯必加叱詈太尉脫或自犯則自批
其頰以示戒云

預買錢

許將知西京有一屬稟事云其預錢若干已有指揮
許將來春充預買錢將厲聲叱之曰許將如何作則故
切得預錢其人始悟觸諱踧踖謝過而退

元絳何嘗指揮

元厚之名絳

元厚之知杭州一吏呈公事云合依元降指揮徐供
手緩聲曰元降何嘗指揮吏惶恐厚之曰爾誤也不

之罪

只那老賊迹

錢中道即帥太原一日武官謁見敘舊累數百言而退錢語坐客曰適來官人口不稱名但稱賊迹不已欲面折之便是要人避已名也客問似于門下有舊錢曰舊識其人客曰某亦識之佳士也錢曰只那老賊迹一坐皆笑

胡思亂量

何㮚當京城既陷虜人入覘帑藏倉庾時有胡思者

之子一蟹不如一蟹

為司農卿日諸倉米麥數白既復桌送至廳事傍遽屬言曰大卿切勿令亂量思應曰諾至客次方悟其戲盖語有胡思亂量也

聖宋拾遺

一代不如一代

陶穀奉使吳越忠懿王宴之因食蝤蛑詢其族類忠懿命自蝤蛑至螃蜞凡十餘以進穀曰真所謂一代不如一代也

劉頒詩話

此必番僧

劉子贈人詩云惠和官尚小師達祿須千取下惠聖之和師也達子張學干祿事或有除去官字示人曰此必番僧也其名達祿須千聞者大笑

必當稅翎毛

山東二經生同官困舉鄭谷詩云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一生難之曰古人寧有失也是年必當稅翎毛耳

咏白癸

陳亞以藥名詠白髮云若是道人頭不白老人當日合烏頭

上官仳

員外郎上官仳嘗勸石少傅中立慎緘石勃然曰上官仳如下官口何

字傷令

宋時有以進士爲舉首者其黨人意侮之會其人出令曰以字偏傍爲率曰金銀釵釧鋪次一人曰絲絲紬絹綱至其黨人曰鬼魅魍魎魑魁

白獺髓

鼓瑟希

慶元間有士人姜夔上書乞正奉常雅樂詔赴太常同寺官校正斯人詣寺與寺官列坐召樂師賫出大樂首見錦瑟姜君問曰此是何樂衆官已有譏文之嘆正樂不識樂器斯人又令樂師曰語云鼓瑟希未將奈之何

聞彈之衆官咸笑而散

燥子家

趙希倉君倅紹興日令庖人造燥子茄欲書判食单問

竊爲小相焉

廳吏茄字吏曰草頭下著加卽援筆書草下用家乃

蒙字郡人目曰燥子蒙

老夫復何愧

秦申王晚年昏耄倦於爲政軍國大事悉委其子少傅熺處决號爲小相由是賄賂大行申王頗亦自知而危疑焉後因會楊和王曰外廷議論如何和曰但只聞人言公相不師伊周乃效唐令狐之作申王似有慚色徐曰然則古旣有之老夫復何愧乎

昭熱

程覃尹京日有治聲唯不甚知字嘗有道民投牒乞執狀造橋覃大書昭執二字其人白云合是照執今是昭執乃漏四點爾覃取筆于執字下加四點乃爲昭熱庠舍諸生作傳以譏之

翰墨志

張大伯

世傳米芾有潔疾初未詳其然後得芾一帖云朝靴偶爲他人所持心甚惡之因屢洗損不可穿以此得潔之理靴且屢洗餘可知矣又芾方擇婿會建康段

以名釋拂甚新

拂字去塵芾擇之曰既拂矣又去塵眞吾婿也以女妻之又一帖云承借剩具其人不名自稱曰張大伯是何老物輒欲爲人父之兄若爲大叔猶之可也此豈以文滑稽者邪

道山清話

子厚坦腹

章子厚與蘇子瞻少爲莫逆交一日子厚坦腹而臥適子瞻自外來摩其腹以問子瞻曰公道此中何所有子瞻曰都是謀反底家事子厚大笑

蓋有唐穆宗已改常字積久而讀熟

和佛也費力

唐子方一日見介甫誦華嚴經因勸介甫不若早休官去介甫問之子方曰公之爲官止是作業更做執政數年和佛也費力

又却避此一字

慶曆中胡瑗以白衣召對侍邇英講易讀乾元亨利貞不避上御名上與左右皆失色瑗曰臨文不諱後瑗因言孟子民無恒產讀爲常上微笑曰又却避此一字

可爲規戒

壞了幾箇

冨丞相一日于墳寺影度一僧貢父聞之笑曰彦國壞了幾箇才度得一箇人問之曰彦國每與僧對語往往奬予過當其人恃此傲慢反以致禍故目擊數人矣豈非壞了乎皆大笑

留此酒以自遣

李覯字太伯素不喜佛不喜孟子好飲酒作文一日有達官送酒數斗泰伯家釀亦無然性介僻不與人往還一士人知其冨有酒然無計得飲乃作詩數首

罵孟子其一云完廪捐階未可知孟軻深信亦還癡丈人尚自爲天子女婿如何弟殺之李見詩大喜留連數日毎與談莫不罵孟子也無何酒盡乃辭去既而又有寄酒者士人聞之再往作仁義正論三篇大率皆詆釋氏李覽之笑云公文采甚奇但前次被公吃了酒後極索寞今次不敢相留留此以自遺懷聞者莫不絶倒

陳烈投牒

泰伯一日與處士陳烈同赴蔡君謨飯正値春時營

妓皆在後圃賣酒相與至筵前聲喏君謨留以佐酒[假做]烈已不樂酒行衆妓方歌烈併酒擲案上作皇懼狀踰墻攀木而遁時泰伯坐上賦詩云七閩山水掌中窺乘興登臨對落暉誰在畫樓酤酒處幾多鳴艣送潮歸晴來海包依稀見醉後鄉心積漸微山鳥不知紅粉樂一聲檀板便驚飛烈聞之遂投牒云李覯本無士行輒造賓筵詆釋氏爲妖胡指孟軻爲非聖吾[惡口]聖經云非聖人者無法合依名教肆誅市朝君謨後每會客必出牒示坐上以供一笑云

曹家那漢

張文潛嘗云子瞻每笑天邊趙盾益可畏水底右軍方熟眠謂湯燖了王羲之也文潛戲謂子瞻公詩有獨看紅蕖傾白墮不知白墮是何物子瞻云劉白墮善釀酒出洛陽伽藍記文潛曰白墮既是一人莫難爲傾否子瞻笑曰魏武短歌行云何以解憂惟是杜康杜康亦是釀酒人名也文潛曰畢竟用得不當子瞻又笑曰公且先去共曹家那漢理會坐者絕倒

貽謀錄

了事

僧徒奸狡雖人主前敢爲欺罔江東有僧詣闕乞修天台國清寺且言如寺成願焚身以報太宗從之命中使衛紹欽督役戒曰了事了來紹欽即與俱往不日告成紹欽積薪如山驅使入火僧哀鳴乞回闕下面謝皇帝而後自焚紹欽怒以叉叉入烈焰僧宛轉悲號而絕歸奏太宗曰臣已了事太宗頷之

快人

後山居士詩話

集句堪笑

王荆公暮年喜集唐人句號四體黃魯直謂正堪一笑爾司馬溫公爲定武從事同幕私幸營妓而公諱之嘗會僧廬公往迫之使伎踰墻去度不可隱乃具道公戲之曰年去年來來去忙暫偷閑臥老僧牀驚回一覺游仙夢又逐流鶯過短墻又杭之舉子老中榜第其子以緋讓之客賀之曰應是窮通自有時人生七十古來稀如今始信爲儒貴不着荷衣便着緋壽之醫者老娶少婦或嘲之曰偎他門戶傍他墻年去年來來去忙採得百花成蜜後爲他人作嫁衣裳

虎子養魚

曾直有癖弟蓄漆琴而不御蟲蝕入焉曾直嘲之曰龍池生壁蝨而未有對曾直之兄大臨但見牀下以溺器畜生魚問知其弟也大呼曰我有對矣乃虎子養盆魚

〔更奇〕

友會叢談

只我便是潘閬

柳開與潘閬爲莫逆交尚氣自任潘常嗤之端拱中洪州途出睢陽潘先卜居在彼迎謁河決時正炎酷

恐甚

柳云可偕往傳舍就清涼宵話也洎到傳舍止于廳事中堂扃鑰甚秘柳强驛吏啓門掃除處中坐閒出窹謂驛吏曰柳公我之故人常輕言自衒今作戲怖渠無致訝也閒漸暮方來以黛染身衣豹文犢鼻吐牙披髮執巨箠由外垣上正據廳脊俯覷堂前是夜月色晴霽洞鑒毛髮柳尚不寐或歛衣循堦而行閒忽叱之柳不甚懼再呵之似覺皇恐䦨遂踈柳平生幽隱不發事揚聲曰陰府以汝積戾如此俾吾持符追攝柳謝事誠有之願垂恩庇再拜繼之以泣閒徐

曰汝識吾否柳曰塵下士不識聖者乃曰只我便是潘閬也柳不勝慚沮閬于是潛遁

如此治慳者極妙

靈鬼志

破慳

太元十二年外國道人有幻術既至國中有一家巨富而性慳恡語擔人曰吾試為君破慳即至其家有好馬甚珍之繫在柱下忽失去尋索不知所向明日見馬在五升甖中終不可破便語言君作百人厨以周窮之馬得出耳主人即很狽作畢馬還在柱下明

倘有不念父母者殖人將若之何

日其父母在堂忽復不見舉家惶怖俄見父母澤盡中不知何由得出復往守請之乃曰當更作千餘人食貽百窮者乃當得出既作其父母自在牀上

鐵圍山叢談

一夕不寢

可以悟道

蔡君謨美髯髯一日屬淸閑之燕上偶顧問曰卿髯甚美長夜覆之衾下乎將寘之于外乎君謨無以對歸舍暮就寢以髯寘之內外悉不安一夕不寢盖無心與有心異也

邵氏聞見錄

落韻詩

唐介為臺官時言文潞公燈籠錦獻張貴妃事上怒甚謫春州李承之送以詩有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並游英俊顏何厚未死奸諛骨已寒句後介用潞公薦官于朝廷無所言承之以書從介索所送詩介無以報取詩還之曰我固不用落韻詩也以山寒二字韻詩也

金華子

掠食便過

大曆中荊州有馮希樂者善佞嘗謁長林令留宴語令云仁風所感猛獸出境昨入縣界虎狼相尾西去有項村吏來報昨夜有虎食人令戲詰之馮遽曰是必掠食便過

翰林志

更快活

梅詢爲翰林學士一日書詔頗多構思甚苦推觚循堦而行忽見老卒臥日中欠伸甚適梅忽嘆曰暢哉

徐問之曰識字乎曰不識擲曰更快活也

瀟湘錄

爲羊快活

萬壽年中長安百姓李審言忽得病如狂須與羊同食家人無以止求醫不效後忽西走近將百里路傍遇羣羊遽走入其內逐之者方至審言已作爲一大羊于衆中不能辨認及家人齊至泣而擇之其一大羊乃自語曰將我歸愼勿殺我我爲羊快活人何以比

左慈所化幻羊也此則眞羊矣有俱內變羊者此豈然付一笑

雄騾爲戲

錢昴治郡有聲以才能稱于崇觀間嘗帥秦州時童貫初得幸爲熈河措置邊事恃寵驕倨將迎不暇獨昴未嘗加禮昴短小精悍一日赴天寧開啓待貫來久之方至昴曰太尉來何暮邪貫曰偶以所乘騾小動必跳躍適方據鞍忽盤旋庭中甚久以此遲遲昴曰太尉之騾雄邪雌邪貫曰雄者也昴曰既爾難騎不若閹之貫一時愧怒而莫能報

池中飛來

毛澤民受知曾布曾南遷毛坐黨與得罪流落久之蔡元度鎮潤州與澤民俱臨川王氏壻澤民傾心事之一日家集觀池中鴛鴦元度賦詩末句云莫學飢鷹飽便飛澤民和之云貪戀恩波未肯飛元度夫人笑云豈非適從曾相公池中飛過來者邪澤民慙不能舉首

梁溪漫志

侍兒對東坡語

東坡一日退朝食罷捫腹徐行顧謂侍兒曰汝輩且道是中有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爲然又一人曰都是識見坡亦未以爲當至朝雲乃曰學士一肚皮不入時宜坡捧腹大笑

成名在二相公上

京師二相公廟世傳子游子夏也大觀間有太學生將赴廷試乞夢于廟夜夢一童子傳言云二相公致意先輩將來成名在二相公上覺而思之子游子夏夫子高弟也吾成名在其上必居巍科無疑竊自喜

秀才鑽德行者夏居顏閔之上笑笑

既唱名得州文學大憤悶失意沈吟終夜忽駭笑曰論語云文學子游子夏今果居其上乎詰旦以語同舍皆大笑曰神亦善謔如此哉

儒林公議

吾豈姓張姓李

孔道輔自以聖人之後常高自標置性剛介急於進用或有勸其少通者荅曰吾豈姓張姓李者耶聞者笑之

羅江御史

慶曆中有朱禧者為侍御史禧介廉善士學術論議則非其素屬親事官謀亂夜梯殿廡入禁中垂致不測既而擒獲上驚悸累日厚飭宿衛常有戒心禧上言請市羅江狗置內中以備守禦人皆傳以為笑目之為羅江御史

名御史

世說

恐傷盛德

謝公夫人幃諸婢使在前作伎使太傅蹔見便下幃太傅索更開夫人云恐傷盛德

為妬婦釋罪

從事督郵

桓公有主簿善別酒有酒輙令先嘗好者謂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鬲縣從事言到臍督郵言在鬲上住

五斗觧酲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曰敬聞命供酒肉於神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

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婦人之言愼不可聽
便飲酒進肉隗然已醉矣

亦有丹朱

諸葛瑾爲豫州遣別駕到臺語云小兒知談卿可與
語連往詣恪恪不與相見後於張輔吳坐中相遇別
駕喚恪咄咄郎君恪因嘲之曰豫州亂矣何咄咄之
有答曰君明臣賢未聞其亂恪曰昔唐堯在上四凶
在下答曰非唯四凶亦有丹朱於是一坐大笑

此事豈可使卿有勳

元帝皇子生普賜群臣殷洪喬謝曰皇子誕育普天
同慶臣無勳焉而猥頒厚賚中宗笑曰此事豈可使
卿有勳邪

圖作佛

何次道往瓦官寺禮拜甚勤阮思曠語之曰卿志大
宇宙勇邁終古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見推阮曰我圖
數千戶郡尚不能得卿迺圖作佛不亦大乎

夷甫無君輩客

王劉每不重蔡公二人嘗詣蔡語良久乃問蔡曰公

自言何如夷甫答曰身不如夷甫王劉相目而笑曰
公何處不如答曰夷甫無君輩客
使君輩從此中出入
張吳興年八歲虧齒先達知其不常故戲之曰君口
中何為開狗竇張應聲答曰正使君輩從此中出入
厭何預卿事
諸葛令女庾氏婦既寡誓云不復重出此女性甚正
彊無有登車理恢既許江思玄婚乃移家近之初誑
女云宜徙於是家人一時去獨留女在後比其覺已

老成出醜

不復得出江郎莫來女哭詈彌甚積日漸歇江彪暝入宿恒在對牀上後觀其意轉帖彪乃詐厭良久不悟聲氣轉急女乃呼婢云喚江郎覺江於是躍來就之曰我自是天下男子厭何預卿事而見喚耶既爾相關不得不與人語女默然而慙情義遂篤

　謂是乾飯

王敦初尚主如廁見漆箱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廁上亦下果食遂至盡既還婢擎金澡盤盛水瑠璃盌盛澡豆因倒箸水中而飲之謂是乾飯群婢莫不掩

口而笑之

天時尚煥

虞嘯父爲孝武侍中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虞家富春近海謂帝望其意氣對曰天時尚煥䱥魚蝦䱹未可致壽當有所上獻帝大笑

誰當卿卿

王安豐婦常卿安豐安豐曰婦人卿婿於禮爲不敬後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

晉陽秋

月犯少微

會稽謝敷隱若耶山初月犯少微少微星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譙國戴逵名著於敷時人憂之俄而敷死故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死

續晉陽秋

只見人送汝上郡

晉羅友家貧乞祿桓溫以才學遇之而謂其誕肆非

治民才許而不用同府人有得郡者溫爲坐序別友亦被命至尤遲溫詰之答曰臣昨奉敎自出門於中路見鬼揶揄云我只見汝送人上郡何不見人送汝上郡友始怖終慙不覺成淹緩之罪溫笑其滑稽而顧愧焉後以爲襄陽太守

搜神記

快哉醉我

狄希中山人也能造千日酒飲之亦千日醉時有州人姓玄名石好飲之欲飲于希家翌日往求之希曰

我酒發來未定不敢飲君石曰縱未熟且與一杯得否希聞此語不免飲之復索曰美哉可更與之希曰且歸別日當來只此一杯可眠千日也石別似有作色至家醉死家人不之疑哭而葬之經三年希曰玄石必應酒醒宜往問之既往石家語曰石在家否家人皆怪之曰玄石亡來服已闋矣希驚曰酒之美矣而致醉眠千日今合醒矣乃命其家人鑿塚破棺看之塚上汗氣徹天遂命發塚方見開目張口引聲而言曰快哉醉我也因問希曰爾作何物也令我一杯

此酒一生當飲幾次

定伯詐不如鬼誠也

大醉今已醒日高幾許墓上人皆笑被石酒氣沖入鼻中者亦各醉臥三月

定伯賣鬼

南陽宋定伯年少時夜行逢鬼問之鬼言我是鬼鬼問汝復誰定伯誑之言我亦鬼鬼問欲至何所荅曰欲至宛市鬼言我亦欲至宛市遂行數里鬼言步行太遲可共遞相擔何如定伯曰大善鬼便先擔定伯數里鬼言卿太重將非鬼也定伯言我新鬼故身重耳定伯因復擔鬼鬼略無重如是再三定伯復言我

新鬼不知有何所畏忌鬼答言惟不喜人唾於是共行道遇水定伯令鬼先渡聽之了然無聲音定伯自渡漕漼作聲鬼復言何以有聲定伯曰新死不習渡水故耳勿怪吾也行欲至宛市定伯便擔鬼著肩上急執之鬼大呼聲咋咋然索下不復聽之徑至宛市中下著地化爲一羊便賣之恐其變化唾之得錢千五百乃去當時石崇有言定伯賣鬼得錢千五

續搜神記

無知雷公

吳興人章苟者五月中於田中耕以飯置菰裹每晚
取食餅亦已盡如此非一後伺之見一大蛇偷食苟
遂以鈠斫之蛇便走去苟逐之至一坂有穴便入穴

蛇能令雷公殺

但聞啼聲云斫傷我某甲或言當何如或云付雷公
令霹靂殺奴須臾雲雨冥合霹靂覆苟上苟乃跳梁
大罵曰天使我貧窮展力耕墾蛇來偷食罪當在蛇

壯哉

反更霹靂我耶乃無知雷公也雷公若來吾當以鈠
斫汝腹須臾雲雨漸散轉霹靂向蛇穴中蛇死者數
十

若得原詩無頭亦佳

錄異記

無頭亦佳

漢武帝時蒼梧賈雍爲豫章太守出界討賊爲賊所殺失頭雍上馬還營營中咸走來視雍雍胸中語曰戰不利爲賊所傷諸君視有頭爲佳無頭佳乎吏泣曰有頭佳雍曰不然無頭亦佳搜神記亦載

述異記

神禾蟲粟

晉末荆州久雨粟化爲蟲蠹害民春秋云穀之飛爲蠱

蠱是也中郎王羲與表奏曰臣聞堯生神禾而晉有
蠱栗陛下自以聖德何如帝有慙色

洛陽伽藍記

二韭一十八

李崇性多儉恡惡衣麄食常無肉味止有韭薤崇客
李元祐語人曰李令公一食十八種人問其故元祐
曰二韭一十八聞者大笑

妬記

猶憶嗽草不美

京邑有士人婦大妬忌於夫小則罵詈大必捶打常以長繩繫夫脚且喚便牽繩士人密與巫嫗計因婦眠士人入厠以繩繫羊士人緣墻走避婦覺牽繩而羊至大驚怪召問巫巫曰娘積惡先人怪責故郎君變成羊若能改悔乃可祈請婦因悲號抱羊慟哭自咎悔誓師嫗乃令七日齋舉家大小悉避室中祭鬼神師祝羊還復本形壻徐徐還復見壻啼問曰多日作羊不乃辛苦耶壻曰猶憶噉草不美婦愈悲哀後復妬忌壻因伏地作羊鳴婦驚呼不復敢爾

周姥當無此句

謝太傅劉夫人不令公有別房公既深好聲樂後遂頗欲立妓妾兄子外生等微達此旨因訊劉夫人稱關雎螽斯有不忌之德夫人知以諷已乃問誰撰此詩答云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相爲爾若使周姥撰詩當無此句

妙妙

捉此自欲成衣

諸葛元直妻劉氏大妬忌恒與元直杖不勝痛纔得一兩下仍以手摸婦誤打指節腫從此作制毋與杖

嘗記聽引此於陽之理何關人事

輒令兩手各捉緦附元直遇見婦捉緦附欲成衣謂當與巳杖失色怖婦曰不也捉此自欲成衣

十六國春秋

于朕何干

漢主劉聰淫泆無度時有星隕平陽化爲肉徑二十八步群臣諌以淫色所致聰曰自是天家事于朕何干

沈約野史

犯帥山詩

桓温少與殷浩友善浩嘗作小詩示温温曰汝愼無犯我當出汝詩示人

談藪

鼠便爲尚書

北齊平原太守蕭悉達服帶爲鼠嚙楊遵彥以俗事戲之曰當還官未幾除家令尋失職鼠後嚙其靴遵彥曰當復得官悉達曰鼠便爲吏部尚書何關人事

楊玠口辨

隋京兆杜公贍嘗邀楊玠過宅酒酣因而嘲謔公贍

謂玢曰兄既姓楊陽貨實辱孔子玢曰弟既姓杜杜伯嘗射宣王　殿內將軍牛子充齎友推其機辯嘗謂玢曰君羊有玢恐不任廚玢曰君牛既充正可烹宰又見玢食芥葅曰君身名玢何得復啖芥葅玢曰君既姓牛何得不斷牛肉　太倉令張策與玢議理屈謂玢曰卿本無德量忽共叔寶同名玢抗聲曰爾原非英雄敢與伯符連諱　太子洗馬蕭翊奐俊有才辯嘗謂玢曰流共工于幽州易北恐非樂土玢曰放驩兜于崇山江南豈是勝地

不及畜生

太子詹事盧時虎有子十人大者字畜生最有才思盧思道謂人曰從叔有十子皆不及畜生

黃紙赤軸

司馬消難以安陸附陳宣帝遇之甚厚以為司空見朝士皆重學術積經史消難切慕之乃多卷黃紙加之朱軸誇為典籍以矜僚友尚書令濟陽江總戲之曰黃紙五經赤軸三史

老婆牙

徐淵之舍人好以詩文詭丁少詹與妻有違言棄家居茶寮山茹素誦經口置海物故乂而不歸妻患之祈徐譬解徐許諾出門見賣老婆牙者買一巨籃餉丁且作詞曰茶寮山上一頭陀新來學得麼蛸蜯螃蟹與烏螺知他放幾多有一物似蜂窠姓牙名老婆然無奈得他何如何放得他丁見詞大笑而歸

南康記

郄老先生

王僧虔晚年惡白髮一日對客左右進銅鑷僧虔曰

郝老先生至矣

劉賓客嘉話錄

今乃袁德師樓

唐汝南袁德師嘗于東都買得婁師德故園地起書樓洛人語云昔日婁師德園今乃袁德師樓

那漢口不足信

唐劉禹錫云李二十六丞相程善謔爲夏口日有客辭焉李曰且更三兩日客曰業已行矣舟船已在漢口李曰但相生住那漢口不足住信其客胡盧掩口

而退

湖州文學

楊國忠嘗會親將知吏部銓其欲大噱以誤之呼選人名引入于中庭不問資序短小者通道參軍胡者曰湖州文學簾下大笑

更莫拋死人來

曾有老嫗山行見大蟲羸然跬步而不進若傷其足嫗目之而虎遂自舉足以示嫗乃有芒刺在掌因爲拔之俄奮迅闞吼而懷其恩自後擲麋鹿狐兎于庭

曰無闕焉嫗登垣覘之乃前傷虎也因爲親族具言其事而心異之一旦忽擲一死人血肉狼藉嫗乃被村胥訶捕嫗具說其由始得釋縛嫗乃登垣伺虎至語曰感矣叩頭大王巳後更莫抛死人來也

渤海

唐柳宗元與劉禹錫同年及第題名于慈恩寺塔談元茂秉筆題名皆以姓望而辛南容人莫知之元茂閣筆曰請辛先輩言其族望辛君適在他處柳曰東海人元茂曰爭得知柳曰東海之大何所不容俄而

辛至人問其望曰渤海衆大笑

輕薄到洽

梁劉孝綽輕薄到洽洽本灌園者洽謂孝綽曰某宅東家有好地擬買被本主不肯何計得之孝綽曰卿何不多輦其糞置其墉下以苦之洽死根孝綽竟被傷害

三水小牘

爭敢向這裡覓宿處

湖南觀察使李庚女奴曰却要美容止善辭令朔望

通禮謁于親姻家惟郄要主之李侍婢數十莫之偕也李四子長曰延禧次曰延範次曰延祚下復有五郎皆年少狂狹咸欲烝郄要而不能也嘗遇清明節時纖月娟娟庭花爛發中堂垂繡幕而郄要遇大郎于櫻桃花影中大郎乃持之求偶郄要取茵席授之曰可于廳中東南隅竚立相待候堂前眠熟當至大郎既去至廊下又逢二郎調之郄要復取茵席授之曰可于廳中東北隅相待二郎既去又遇三郎束之郄要復取茵席授之曰可于廳中西南隅相待三郎

既去又五郎遇著握手不可解却要亦取茵席授之曰可于廳中西北隅相待四郎皆去延禧于廳角中屏息以待廳門斜閉見其三弟比比而至各趨一隅心雖訝之不敢發少頃却要密燃炬疾向廳事豁雙扉而照之謂延禧輩曰阿堵貧兒爭敢向這裏覓宿處衆棄所遺掩面走

校烨
天涯

會稽錄

壓得朕頭疼

董昌未僭前有山陰縣老人僞上言于昌曰今大王

若神記 曰萬草 時謠言 千里草 何青青 十日上 猶不生 皮日休 為讖以 作讖曰 欲知聖 人姓田 八二十 一欲知 聖人名 果頭三

善政及人願萬歲帝于越以福兆應三十年前已爲謠言正合今日故來獻其言曰欲識聖人姓千里草青青欲知聖人名日從日上生昌得之大喜于乾寧二年二月二日率軍俗數萬人僭冠冕儀衛登于城門樓赦境內僭號羅平國年號天冊自稱聖人及令官屬將校等皆呼聖人萬歲詞畢復欲舞蹈昌乃連聲止之卿道得許多言語壓得朕頭疼也時人聞之大笑緣土人所製平天冠稍重故有此言

中興間氣集

陰疾蓋瘴氣

衆烏欣有托

李秀蘭嘗與諸賢會烏程開元寺知河間劉長卿有陰疾謂之曰山氣日夕佳長卿對曰衆烏欣有托舉坐大笑論者兩美之

嶺表錄異

曾攝文宣王

南中小郡多無緇流毎宣德音須假作僧道陪位唐昭宗即位柳韜爲容管宣告使赦文到下僞州崖州自來無僧道皆臨事差攝宣時有一假僧不伏排位

太守王弘大怪而問之僧曰役次未當差遣編併去歲巳曾攝文宣王今年又要作和尚見者莫不絶倒

粧楼記

待闕鴛鴦社

朱子春未婚先開房室帷帳甚麗以待其事旁人謂之待闕鴛鴦社

玉麈集

界尺筆槽

有借界尺筆槽而碎其槽者白主人曰韓直木如常

孤竹君無恙但半面之交忽然折節矣主人大笑

鉅野志

穠芳亭

鉅野有穠芳亭邑人秋成報祭所也一日鄉耆謀立石其中延士人王維翰書穠芳亭字維翰父之未至有妓謝天香者問云祀事既畢何爲遲留不飲衆曰伺維翰書石耳謝遂以身衣當筆書穠芳二字會維翰至書亭字以完之父老遂刻之石王謝遂成夫婦後王戲謝詩曰昔日章臺會舞腰行人無不折枝條

天香曰從今巳付丹青手一任狂風不動搖

襄陽記

欲使天下官遁走

劉季和性愛香常如廁還過香爐上主簿張坦曰人名公作俗人不虛也季和曰荀令君至人家坐處三日香氣不歇謂我如何令君而惡我愛好也坦曰古有好婦人患心痛而捧心嚬眉見者皆以爲好其鄰醜婦法之見者皆走公便欲使天下官遁走邪季和大笑

封氏聞見記

細看未好

李邕常不許蕭誠書蕭乃詐爲古帖令知故暱持示邕曰右軍眞跡邕欣然云是眞物平生未見誠以實告遂復取視曰細看之亦未能好

人情大率如此

誤稱羑里

大曆中湯陰有一尉姓張與數人同行過羑里城或問是何城張尉曰此是郭令公圍相州所築或曰此羑里城紂囚文王處何關郭令公築張尉曰某不知

文王與紂時只將謂令公所築也

道晴道雨

裴子羽爲下邳令張晴爲縣丞二人俱有聲氣而善言語曾論事移時吏人竊相謂曰縣官甚不和長官稱雨贊府即道晴贊府稱晴長官即道雨終日如此不和

姓伍故相弄

楊伯博任山南縣丞其妻陸氏名家女也縣令婦姓伍他日會諸官婦既相見縣令婦問贊府夫人何姓

答曰姓陸次問王簿夫人答曰姓漆縣令婦勃然入內諸夫人不知所以欲却回縣令聞之遽入問其婦婦曰贊府婦云姓陸王簿夫人姓漆以吾姓伍故相弄耳餘官婦賴我不問必曰姓八姓九令大笑曰人各有姓耳豈相弄邪復令婦出

唐詩紀事

離恨一條

雍陶典陽安送客至情盡橋問左右曰送迎之地止此故橋名情盡陶屬筆題其柱曰折柳橋自後送別

情之所鍾正在吾輩圅詩月吾輩語

必吟其詩曰從來只有情難盡何事名爲情盡橋自此改名爲折柳任他離恨一條條

逸史

更有一爺在

鬼面皮

鄭戩結中官黃元吉左遷外補戩同列戲曰天休走郄爺矣戩笑曰君不知我更有一爺在其不知羞愧如此

葦航紀談

更生千里戲令

嘉禾方千里一日會相識張更生千里仍作一令戲之曰古人是劉更生今日是張更生手内執一卷金剛經問你是卵生胎生濕生化生張生還千里令曰古人是馬千里今日是方千里手内執一卷刑法志問你要五百里一千里二千里三千里聞者莫不笑其切

傳載

這頭子大堪爊

有士人平生好食爊牛頭一日忽夢攝至地府酆都

附旁
治爊

獄有牛首阿旁其人亦無畏憚仍以手撫阿旁言云
只這頭子大堪爊阿旁笑而放迴

紀異錄

此必頭陀

在街僧錄惠江威儀程紫霄俱辨捷毎相嘲誚江素
充肥會暑袒露霄忽見之曰僧錄琵琶腿江曰先生
膚粟頭又見駱駝數頭霄指一大者曰此必頭陀也
江曰此輩滋息亦有先後此則先生也非頭陀也

厚朴從容

盧質字子徵性好玩謔爲莊宗錦記會選官陳玄補太原府送學博士所司請稱質立草之末句云旣懷厚朴之才宜典從容之職莊宗覽之乆爲啓齒

姮娥甚陋

沈嵩與羅隱從事浙西幕下王公出妓衆稱殊麗便是姮娥嵩曰姮娥甚陋安可及王公大驚曰書記識姮娥否曰嵩两度到月宫折桂何爲不識嵩欲譽隱故有是說

鵃鼃

進士顧非熊令狐相國楚聞其辨捷乃改一字令云水裡取一鼉岸上取一駞將者駞來馱者鼉是爲駞馱鼉非熊曰屋頭取一鴿水裡取一蛤將者鴿來合者蛤是爲鴿合蛤楚大竒之

會要

彪狠共羊

龍朔二年司列少常伯楊思玄恃外戚貴待選流多不以禮而排斥之爲選者夏侯彪所訟御史中丞郎餘慶彈奏免官時中書許敬宗曰必知楊吏部之敗

或問之對曰一虎一狼共看一羊不敗何待

今是堂手錄

鵶且打鳳

杜大中自行伍爲相與物爲情西人呼爲杜大蟲雖妻有過亦公杖之有愛妾才色俱美大中牋表皆其所爲一日大中方寢妾至見几間有紙筆頗佳因書一闋寄臨江仙有彩鳳隨鵶之語中覺而視之云鵶且打鳳於是掌其面至項折而斃

松窗雜錄

相馬經

玄宗好馬擊毬內廐所飼者意猶未甚適會黃幡綽戲語相解因曰吾欲良馬久之而誰能通於馬經者幡綽奏曰臣能知之且曰今三丞相悉善馬經上曰吾與三丞相語政事之外悉究其旁學不聞有通於馬經者爾焉得之幡綽曰臣自日日沙堤上見丞相所乘馬皆良馬也以是必得通馬經上因大笑而語它

太平廣記

打亦得

初房琯嘗尉馮翊陸象先下孔目官党芬於廣衢相遇避馬遲琯拽芬下決脊數十下芬訴之象先曰汝何處人芬曰馮翊人又問房琯何處官人芬曰馮翊尉象先曰馮翊尉決馮翊百姓告我何也琯又入見訴其事請去官象先曰如党芬所犯打亦得不打亦得官人打了去亦得不去亦得

青唇墨腕

有覩隣夫見婦吹火贈詩云吹火朱唇動添薪玉腕

斜遥看烟裏面恰似霧中花其妻告夫曰君豈不能學也夫曰卿吹火吾亦效之夫乃爲詩曰吹火青唇動添薪墨腕斜遥看烟裏面恰似鳩槃茶

投荒錄

師郎

南人率不信釋氏雖有一二佛寺吏課其爲僧以督責釋之土田及施財間有一二僧喜擁婦食肉但居其家不能少解佛事土人以女配僧呼之爲師郎或有疾以紙爲圓錢置佛象旁或請僧設食翌日宰羊

家以嗽之目曰除齋

景龍文館記

奪賜花

正月八日立春內出綵花賜近臣武平一應制云鑾輅青旂下帝臺東郊上苑望春來黃鶯未辭林間轉紅蘂先從殿裡開畫閣條風初變柳銀塘曲水半含苔欣逢睿藻光韶律更促霞觴畏景催是日中宗手勅批云平一年雖最少文甚警新悅紅蘂之先開訝黃鶯之未囀循還吟咀賞嘆兼懷今更賜花一枝以

彰其美所賜學士花並令插在頭上後所賜者平一
左右交插因舞蹈拜謝時崔日用乘酣飲欲奪平一
所賜花上於簾下見之謂平一曰日用何爲奪卿花
平一跪奏曰讀書萬卷從日用滿口虛張賜花一枝
學平一終身不獲上及侍臣大笑因更賜酒一杯當
時嘆美

廣異記

下體生路

蒯琮爲補闕嘗有罪繫獄詔當伏法琮益多憂愁坐

而假寐忽夢見其毋下體琮愈懼形於顏色流輩問琮以夢告之自謂不祥之甚時有善解者賀曰子其免乎問何以知之曰太夫人下體是足下生路也重見生路何吉如之吾是以賀明日門下侍郎蘇稷奏刑失入竟得免琮後至宰相

會解會解

能代我勞

魏元忠嘗呼蒼頭未應犬輒代呼之元忠曰此孝順狗也乃能代我勞後亦無恙

所謂見怪不怪

兩京記

姓許姓郝

許欽明與郝處俊鄉黨親族兩家子弟類多醜陋而盛飾車馬以游里巷京洛爲之語曰衣裳好儀貌惡不姓許卽姓郝

盈盈傳

何久藏少年不出邪

達奚盈盈者天寳中貴人妾姿艷貫絕一時會貴人病同官之子爲千牛者失索之甚急明皇聞之詔大索京師莫見其跡因問近往何處其父言貴人病嘗

往問之詔且索貴人之室盈盈謂千牛曰今勢不能自隱矣出亦無甚害千牛懼得罪盈盈因教曰第不可言在此恐上問何往但云所見人物如此所見帟幕帷帳如此所食物如此勢不由己决無患矣既出明皇大怒問之對如盈盈言上笑而不問後數日虢國夫人入內明皇戲謂曰何久藏少年不出邪夫人亦大笑而已

捧腹編卷四終